

四庫全書薈要

• 乾隆御覽本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文憲集卷二十



文憲集卷二十

明 宋濂 撰

墓誌銘 凡十七章

故奉訓大夫僉提刑按察司事王府君墓誌銘



王佐其先府君之歿越六年矣今奉工部主事杜

君環狀來徵墓門之銘不覺爲之愴然而悲蓋當皇上

飛龍淮甸定鼎江表弓旌四出旁招俊乂濂時應聘而

起擢典儒臺而府君亦伏策轅門思以勛業自砥礪薦

紳之士多刮目禮之濂雖不泛與人交聞府君崇論宏
議亦未嘗不傾耳而聽及退每自愧自歎以爲弗能及
自後離合靡常迨濂再召入禁林府君已作土中人載
感疇昔銘欲不作可乎按狀府君諱濂字習古濠州定
遠人曾大父某大父某皆肥遯丘園人號善士父子良
敏給而多智定遠令酷愛之俾爲書佐未幾補吏尉司
遷霍丘縣以積勞升安豐府史達官知其能辟爲河南
行省理問掾未命而終母蔣氏府君嗜讀書知彞倫大

義習爲聲詩音節韻趣皆有法推擇爲定遠縣吏出謀
發慮皆中肯綮令長以賓禮遇之元季政乖豪傑並起
府君拊髀歎曰事急矣保宗社以拯黎民可也乃走賴
毫說其軍帥曰民罹虐政不得已起爲亂矣當思有以
靖之虔劉人以逞所謂如水益深如火益熱者也無乃
不可乎軍帥聞其言以爲才交薦之擢萬夫長五轉至
工部尚書非其所好也當是時盜稱名字者皆烏合之
衆散漫無統所經之處唯務焚掠千里爲荒墟府君察

之度必無所成謂所親曰區區豈欲從戎哉奮不顧身
出編虎鬚者志欲生烝民也今若是猶魚游金中耳竈
火已燃尚自謂得計耶吾聞真主已建都金陵寬仁愛
人四方之民爭引領望之不去禍將及於是乘間挈家
南渡府君之婦兄太師李韓公善長時已在上左右亟
言之召見於青龍殿與語大悅會新設執法議理司方
將選人以授遂詔爲執法官悉心詳讞務協厥中人稱
爲平允丹陽令白齊因公致罪當棄市府君以情可矜

恕數奏上前得貸死知應天府王子謙坐事械繫者久
府君惜其材議從末減由是上簡注之深陞爲中書員
外郎轉遷提刑按察司事階奉訓大夫府君巡行郡縣
見貪墨蠹民者必擊去之唯恐弗亟餘則務存大體觀
風宣化而已一日天大風晝晦上下詔求直言府君歷
述災傷之病民竟爲之罷徵俄得末疾家居者久之以
洪武三年四月二十七日卒于京城之寓舍壽五十又
七以九年二月日塋于某山之原娶李氏子男二人伯

曰驥先十八年卒仲曰佐即來徵文者篤學好古凡法帖名畫多能鑒定且善虞世南書以材選充忠顯校尉飛熊衛千戶所鎮撫女二人適魯某孫志遠高某孫男一人寧安府君軀幹昂聳而容貌潤澤恂恂儒者也或共其論議輒掀眉吐氣指方畫圓衮衮數千言不休臨大事之際神采精緊毅然有不可奪之色與人交愈久愈敬遇急難必蹈湯赴火援之若行事有過差復面折不少恕性又慈惠凡貸泉布者不納息弗能庾則皆置

不問遇凍餒者如身受其病思輟粟帛濟之乃已其在
戎行惟務以不殺爲勸且導人辟兵之方賴以生者數
百人至於事親盡孝奉意承顏唯恐毛髮有違故鄉邦
尤稱之咸曰孝如王習古庶幾無愧嗚呼爲士者內行
修於家外行有以澤諸人可謂不負所志者矣銘曰
民吾同胞不幸亂離屠劉之何爲我務生之海寓載清
式簪且纓正色立於庭我竭其誠嗚呼唯行之腴契道
之符不亟不徐循序而詳趨其亦有識之吉士也歟

元故行宣政院照磨兼管勾承發架閣鄭府君墓誌銘

至正乙未十二月二十五日故行宣政院照磨兼管勾承發架閣浦陽鄭府君卒年五十六歲以是月二十九日即塋縣東二十五里大樊山中去白麟溪三百步而近越四年己亥七月六日夫人吳氏亦卒年視府君踰四歲越一十五日而少房勞氏又卒年視夫人而少一十四歲其祔塋府君之穴夫人則是月十一日勞氏則一

十五日也府君二子漠沂以架閣君既棄捐今半月間
二母又相繼卒慟哭將欲無生請從兄温州路經歷泳
狀其羣行來徵銘府君諱銖字彥平其先出於鄭遂以
國氏自公子友受封至今世系皆可考詳見世譜錄中
其由滎陽徙歙者則宋歙縣令凝道也由歙遷睦者則
殿中侍御史自牖也自睦徙婺之浦陽白麟溪者則淮
也淮字巨淵於府君爲八世祖淮生照照生綺綺生聞
聞生運運生政政生德璋處之青田縣尉府君之大父

也父文厚母葛氏府君自幼輒失怙恃鞠於世母周氏
府君事之以孝聞年十六善爲廢著之術未幾家大穰
府君自綺以來八世同爨朝廷嘗表爲義門子姓之多
至數千指府君與兄欽營田八百畝有畸建嘉禮莊以
給婚姻之用俄撫髀喟曰大阿在室孰知其有剗犀刺
象功丈夫不能用世亦猶是爾予將爲萬里游當必有
所遇即弗遇歸老丘壑亦未晚耳於是戒行李與親舊
揖別從以三蒼頭上馬徑去迨至京師諸公貴人爭相

引重時托克托道濟公入秉鈞軸日以致太平爲務一才
一藝無不甄拔見府君儀觀偉飭器之奏爲行宣政院
照磨宣政蓋統治江南諸道浮屠氏事權至重浮屠以
幣交者府君絕弗復通門庭肅如江浙行省右丞相朶
兒只公以元勲碩德方領院事察知府君之廉命持檄
行浙東西一髮無所取諸浮屠嘆曰凡受檄來者恒欲
得重賄不奉命則禍立見聞其還也錢積至數萬今鄭
君橐中蕭然空耳其廉吏也哉由是院之推廣吏者一

則曰鄭君二則曰鄭君云轉松江等處稻田提領所大使嘉定華亭上海之交有田二十頃餘既隸所中而都水使者汨江淮財賦府復重賦之民日困甚府君爲聞于朝免之先是徼民無藝歲有羨糧以斛計者萬餘上下共利之習以爲常府君至獨曰是安可哉命給還於民吏爭以無主名爲解弗聽乃計種家口數分之望門而拜者日以千數稻田所素號米貨之府而爲之使者又總攬其綱他人靡不思遂其欲府君日糴于市處之

猶貧人然會從子洵來省覲一夕病卒府君哭之慟且
曰人生不翅朝露何以官爲即日解印綬而歸居亡何
亦以一疾不起府君性精密不妄嬉笑遇事各有條理
不可越尺寸聲嗟氣歎之間諸奴畏之甚於鞭笞吳氏
諱雙字齊祺生女曰潤歸義烏縣丞洪士瀛勞氏諱觀
漢沂蓋其所出也吳性平恕而誠慤宰物必均寧已劣
於人府君出游京師日禱于上下神祇及有疾猶扶僊
東面叩頭再拜遇漢沂慈甚媵人報其安寢目乃瞑不

得報輒輾轉至旦勞氏亦奉承惟謹同處三十年穆如也次女曰潏許適黃育其母曰珊奴嗚呼府君在家能孝居官復以廉聞可謂賢也已銘曰

厲行於門一何哲也出而用世又何潔也烝烝兮能順皎皎兮弗湟也斷斷兮知止凝凝兮有發也懿哉若人名不滅也攷行造文勒此圓碣也

元封從仕郎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左司都事鄭彥貞府君墓誌銘

嗚呼大同之世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貨不必藏
於已力惡其不出於身自大道既隱情僞日滋此尼父
所以有不及見之嘆雖然秉彝天性亘萬古猶一日時
縱有污隆而其道則未嘗泯滅有若浦江鄭氏非一家
之三代而其七葉之長彥貞君非三代之英乎彥貞諱
鉉彥貞字也其家自宋南渡初即合食爲義門迄今已
歷十世宋元二朝國史皆爲立傳家教修明有遺範二
卷俾奕世守之彥貞嗣主其政益躬躬畏謹正己以蒞

物或行其所未至或補其所不足家人翕然遵化一堂之上雅雅雍雍動逾千百指愛無不均也情無不一也不知孰爲親而孰爲疏也視其貨泉則錙銖皆聚於公且曰我惡敢私也察其事功則羣趨而競赴又曰此吾分當然也爾何與哉雖甚勞弗懈義決仁孚和氣充牣四海之廣莫不聞知過其門入其庭者神暢心怡而鄙吝之萌銷沮無餘退而有言僉謂昔之義居如樊楊張李之流誠所不及而益重彥貞君之善繼先志也彥貞

自幼沉毅端慤屹然如成人雖朋舊不敢狎侮語一近
褻輒白眼望之聞人有輕已之言自責自勵唯恐如其
料及壯主貨財倡家意其易惑百端傾誘之每正色叱
之使去倡大詆曰此鐵心石腸人也彥貞事父盡孝父
病在枕席其妻卒彥貞不敢哭強顏乾咲以奉湯藥竟
不使之知後八日父亦卒彥貞哀慟幾絕水漿不入口
者三日鬚髮爲之盡白及至終喪張外舅必慶憫諸甥
焚焚無依力勸其更娶彥貞謝曰鉉見後母肆虐戕賊

骨肉者多矣。恐令吾兒陷之邪？不聽。彥貞年未四十，君子義之時，天下承平，衣冠萃于燕都，翩然出游以充其見聞。揭文安公侯斯在禁林，黃文獻公潛居成均，二公以文辭鳴當世，皆折行輩與彥貞交。論文談詩，或至達旦不休。一時士大夫見彥貞，方嚴皆敬憚之，或酣酒放歌，聞履聲即斂容正坐，不敢吐氣。自時厥後，彥貞仲子泳與從子深同講授，托克托太師家彥貞爲書數千言，陳時政之弊，令進于太師。太師多采而行之。彥貞尚風義。

舊與叅政呼都克婁斯游其子爲武義宰免官留武林貧不能自存彥貞延其家十口來浦江給衣食三十餘年鄰瞽者跛者彥貞憫其顛連養之終身每風興告飢者填門彥貞積餘飯親携簞分餉之至老不厭元季兵起州郡俱繹騷大將數統兵入境服義門名皆戒士卒毋敢犯樞密判官阿勒呼木帥軍五萬一夕驟至奪民廬舍以居二十里之內鷄犬牛羊盡散彥貞說之曰明公非太師之偏裨乎太師征高郵尚以無罪去國況明公之

士卒恣行不道乎脫有一人言於朝不識明公將何以處之阿勒呼木愕然曰業已如此爲之奈何彥貞曰爲明公計者甚不難浙東據山阻海其民頗柔馴易制明公誠能撫定而綏輯之俾他兵不敢東向執政柄者尚敢以唾咳相驚乎行且錄明公之功矣阿勒呼木不覺屈膝曰非公不能聞此言命左右致束帛爲謝明日下令啓行一軍肅然曾未幾何國朝大兵取婺州彥貞携家避入諸暨流子里時李曹公文忠統兵來過嘆曰此義門

也今世罕見之躬爲局鐫而去事平遣帳前先鋒率民
兵二千護其家歸浦江人以爲彥貞積善之報云彥貞
年七十以甲辰之歲四月十四日終于家某月二十八
日葬于諸暨州桐山鄉宣山之原家庭內外不問服之
有無咸嗚嗚哭哭則盡哀一縣之中若宗黨若嫻連若
三農百工若鄉士大夫皆素冠拜哭哭亦盡哀傍邑之
賢者聞之亦竊哀之曰是家實無愧於三代使尼父生
於此時未必不樂道之今其七世之長亡矣薰漸之益

吾屬將何望乎嗚呼此可以聲音笑貌爲之哉彥貞之致是者必有在矣彥貞之先自歛遷睦又自睦來遷其詳見諸譜圖記同居初祖諱綺字宗文宋乾道中賜號冲素處士朝請郎郎中晏穆爲銘其墓父文泰植志不屈人下設施運量大能昌其宗文泰乃青田尉德璋子出爲伯父德池後德池之父致則處士曾孫也妻張澄有婦德敬夫如賓沒齒無一言相加遺男子五人長漢才優識精雖不大聲色弟子莫不畏之量入爲出而其

致用恒裕如也次即泳通經而有文累官從仕郎温州路總管府經歷得封彥貞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都事階亦從事郎次湜東陽丞人謂才如長兄次漢江浙行省宣使次滌庶出也女子一人歸東陽蔣嘉亨男孫十人楨棧榦樞模格棠米杲柯女孫八人其二適嘉亨之子昭及其從子明其一嫁同邑張宗餘皆未行曾孫男八人燾燿炎樵熒煩光猷瀛也不敏與彥貞有連而彥貞子若孫又皆從瀛授經其相知實深然而遊宦

南京彥貞之歿歛不得憑棺窆不得臨穴將何以釋其
悠悠之思唯紀載羣行鐫之樂石可以垂聲光於不朽
貽矩則於方來是猶可爲也於是不敢讓姑徇漢等之
請而為之銘銘曰

大道之行天下為公風氣敦龐臻于太康異體同心情
無不通此謂醇熙三代之英世遷俗殊道德淪喪紛臂
借耰秦法之涼肝腸充室形骸閉藏愴我寤嘆涕泗沾
裳彼美鄭君沉毅自強上承奕葉合族共煬內教云飭

外政復履規重矩疊適有耿光曷以致茲曰率其常或
歛而舒或翕而張有子將將有婦洋洋無間戚疏萃於
一堂孰為尊卑誰為父兄至蘇丕冑奚有畛封儻涉其
庭煦如春陽浹人肌髓薰為善良人亦有言此為世坊
非君之賢莫襲其芳襲之斯何既明且剛以仁為食以
義為漿翳能使昭枯堪再榮百鳥喧啾忽見鳳凰宜覽德
輝西東翱翔豈意鍛翮竟歸冥茫載者亡車渡者失航瞻望
弗及盡然感傷仙華叩叩浦汭湯湯緬懷德人何日而忘

故朝列大夫浙江行省左右司都事蘇公墓誌

銘

洪武十一年四月二十五日元朝列大夫浙江等處行
中書省左右司都事蘇公卒郡之壽俊與旁州之賢凡
知公者無不潛然流涕然公以政事聞于時享年至八
十三而終五男子嘗與仕版七孫亦嶄然見頭角皆可
以無憾顧乃哀之弗置者誠以一時遺老日就凋謝而
公又云亡古今文獻將何從而徵之邪其子祖允等以

其年某月日塋公於某山之阡乃命弟伯衡踵門請製墓上之銘濂公之里中子其哀公尤切於他人固不宜以不文爲辭初公之生也不聞啼聲視之唯紫胞在地而臍帶縈絡之乳嫗撥開兒始啼識者已知爲祥徵及長學經於許文懿公以才推擇充府史尋入閩海憲府爲奏差憲使以廉直爲同官所忌嗾御史劾之章未下即命奪使印公毅然持不可使亦擲拾同官之過欲訟繫之公諍曰兩虎共鬪其勢不俱生明公奈何類之已

而皆止汀寇謀襲臨漳公往督長吏爲備長吏欲藉民爲兵公曰民不知兵久矣一旦藉之必大致紛紜此非禦盜是增盜也長吏曰計將焉出公曰吾知所處矣閱兵籍得放逸者二千使帥之擊賊竟獲其首禍者廣東部使者聞公賢稽其年勞辟爲書吏南海番禺二縣輸恒賦之外復有所徵號稅外錢以給上官燕私之須小民怨讟盈道路公聞白罷之朝廷每頒新鈔諸郡部使者必監焚舊鈔此故事也時使者與廣州守有隙恚不

往司鈔更積十五年不得調公復白而焚之俄再入閩
補令史於宣慰司聲稱籍籍行宣政院延公爲掾久之
趙郡蘇君天爵來叅江浙省政極才公復挽之入省公
遜與舒常弗之從蘇君遂兩用之公以蘇君知己遇事
失當輒諍凜然有峭直風蘇君敬憚視之異他掾海漕
之糧歲不下三百萬漕官多強取贏無錫州獨不與乃
誣其糧惡不宜上供省臣怒欲加罪公命覆核之事獲
免海盜起省發官粟募民舟載軍捕之舟未盡發而盜

請降省逮民歸粟公曰言猶在耳惡可背之况民得粟
必已食之既今將焉徵即徵唯徵未發者可爾省臣從
其言蘄州紅巾構亂陷於潛昌化犯杭州省臣皆遁叅
政樊君執敬獨坐堂上以死自誓公說樊君曰明公以
身死國義則得矣如一城生聚何今城中健兒不下數
十萬公庫金帛以萬計與其委諸盜賊曷若募民使戰
邪戰而不勝就死何晚也樊君不能從上馬迎戰而死
公與掾李樞謀以蘇李署號召民殺賊殺一人即携首

受錢二百五十緡民持刀爭奮數日之間獻馘者充庭
未幾辦章教化君復杭州公絕口不言功考滿謁選銓
曹中書叅議汝中栢聞公名家子欲引爲右曹掾公察
其威權太橫力辭南還擢紹興路蕭山縣尹蕭山民詭
名匿其田賦科繇不能均一公令其自實田輯爲冊書
凡有徵發皆視書重輕之兵興以來縣糧輸衢處二州
民憚遠征往往皆屬吏吏並緣爲姦利糧不時集主運
者妻孥恒坐繫公釋之而罪吏期月咸足且爲立法每

鄉置督運一人趣民各以糧赴江濱仍驗糧寡多賦錢
僦舟以行民大便之縣爲吳越要衝師旅經從無虛月
誅索芻茭少不愜則侵掠居民民畏之甚於鬼公儲峙
既豐有犯者擒寘於法士卒入城如見大將不敢出語
相誰何會歲儉弛湘湖之禁以利民不足啓常平倉以
活餓者僚屬力沮之公大言曰發天子粟活天子民有
何不可儻有譴責吾自任之民賴以生者以數萬計帥
閩以元日至檄縣市截核諸物公發視恚甚執筆書檄

尾曰四郊多壘正臣子痛心疾首之時奈何襲太平故
態飲酒爲樂邪聞者愧服府公避公之爲有難決之獄
移公訊之諸暨知州袁元以散耆年帛不明將搆以賊
墨公推其情乃吏與里胥爲濫元但不躬給爾公各坐
以其罪元致白金爲壽公曰吾知執法爾豈私爾邪卒
却之歲餘改本路總管府經歷不上階自承事郎轉文
林郎行樞密院照磨僞吳張士誠據姑蘇既降公持詔
書往湖州責其戍將潘允明行郊迎禮禮成允明欲西

向坐公公正色曰以爵則我幕僚雖相向坐亦以爲過
然我所持者詔書君敢與詔使抗禮邪挾胡床中席而
坐允明懼服臨發贐米百斛錦二十端公笑辭曰君謂
使者而可以貨取邪時士誠新授淮南平章政事開省
蘇州士誠聞之請于康里丞相曰詔使四出唯蘇照磨
廉介士願得爲幕屬君耻之不往復超今官叅政石抹
君宜孫分省于處請公與青田劉君基從石抹君方以
討賊自任浙東倚之爲重每事必謀於公公勸其禮賢

下士安輯流亡招徠羣盜撫之以恩石抹君始從之衆
心翕然歸後好自用幕下士多散去部將胡君深章君
溢亦擁兵觀望公獨左右之不變復移書胡君等惓惓
以共濟國事爲戒石抹君多用故人攝縣棄行省承制
所用者公曰今朝廷不通事當一出行省奈何違之石
抹君愧謝越部書佐李伏喜誇誕石抹君賢之薦授員
外郎位居公上數狎侮公人爲之不平公不與校既而
伏以反覆受賂覺石抹君械繫之公解之曰叅政始薦

之今乃囚之古之以禮進退人者其亦如是邪伏因得引去經畧使李君國鳳循行至處久留不去以十羊授公牧公曰某以非才爲省屬天使命之牧羊固當然大敵壓境天使能出奇計殲之雖日烹百羊何害否則某亦不保首領欲久爲天使牧羊得乎李君默然元季處多盜征行吏多受盜金既降而復叛公秋毫無所犯大溪吳誠七成擒官簿錄其家得帳籍驗之幕府官無不受賂者獨無公名已而浙水東諸郡悉入皇明版圖而

七閩猶未附怨家告公長子仕閩宜謫徙滁陽公就從
無難色丞相李韓公憫公無辜欲奏而官之者再公以
年耄力辭遂歸卧金華某山中左圖右史超然自得越
十二春秋乃終未終一日精神如常時忽不晡食越翼
日瞑目端坐至夜諸子進問所欲公曰靜以俟命無所
欲也漏下四鼓撼之則逝矣是夜大風雨居民見士馬
雜遝前籠絳紗燈訶叱東去民叩後來者云接蘇伯夔
君子以爲異公性敦恪尚風義孳孳務行及物之政唯

恐有受其害者至於修水利興學校皆具有成蹟然識
量堅凝不爲威武所遷嘗從大司農受海盜降分北其
衆寇不悅嘯其部曲大譟轅門下衆皆相顧失色公獨
進曰天子以爾等本良民迫於不得已爲盜故遣使者
諭爾降爾果欲反不畏十萬橫磨劍邪俱逡巡而退復
從樊君督海漕事用牲祠天妃廟始降神寇舟突而
入陪祀官解散公謂樊君曰事不可中輟成禮而退神
色自若與人交緩急可倚藉部使者有託其妻子者使

者亡公禮之益厚避兵登舟逢故人兄弟徬徨走水濱
亟呼與共載行數里所又見婦女羣泣亦其友母妻也
命舟師迎之或止公曰舟重不能前追兵且及遑恤他
人邪公曰死生有命吾不忍獨濟也公之善行如此類
者甚夥姑取其著者書之餘不盡載公諱友龍伯夔字
也人稱之曰栗齋而不敢字其先居眉州眉山縣文定
公轍之長子宋吏部侍郎徽猷閣待制贈少傅遲來知
婺州因家金華歿塋蘭溪之紫巖鄉遂爲金華人少傅

生龍圖閣直學士廣南東路經畧使贈少保簡少保生
江東提刑祕閣修撰大理卿諤大理生吏部郎中江西
提刑林吏部生朝奉大夫顯謨閣待制知貴州熙貴州
生通直郎兩淮轉運司幹辦公事圭運幹生從政郎淮
安縣主簿鎮淮安君娶潘氏無子以三從弟太學生鎬
之次子爲後即公是也上距文定公蓋九世矣公娶宗
氏忠簡公澤七世孫柔順惠嘉爲一鄉婦儀子男子六
人四仕于元一仕皇朝一蚤卒祖允將仕佐郎浦城縣

主簿師道廣東宣慰使司奏差繼兄肖德後伯衡前鄉貢進士今自國子正擢翰林國史院編修官文辭雄麗較之小坡斜川集有過無不及焉思誠天止善東陽縣尉崇德將仕郎行樞密院管勾于女子三人長適俞坦道餘皆天孫男七人恒悟悅恢愷忤忤孫女五人歸曹源宗涵徐道餘在室嗚呼蘇氏之世非惟以文學忠孝著稱而爲政及物之美亦代不乏人有若少傅奏減吾婺市羅之額二萬八千有奇民爲立祠少保歷典大郡

所至以遺愛見思而大理之樹善剏姦吏部之忠厚敦
俗奕葉之間簪笏相映公又起而繼之聲名烜赫亦丕
昭於前列何其一姓之皆賢哉嗚呼自奮於榮名者易
爲力而能續先緒於弗墜者難爲謀非天欲報功俾之
世濟其美吾知未必能爾也嗚呼是則然矣娶之蘇氏
其積累深長實自少傅始後人因引而伸之公之仁民
之功可謂侈矣其子若孫烏有不振拔者乎當知後之
視公者亦猶今之視少傅也夫何疑哉伯衡與濂有文

字之雅故竭蹶來山中請文遂歷序其事而歸之銘曰
眉山蘇氏稱三文光芒萬丈燭乾坤少傅守婺政以仁
紫巖生氣凜然存珠明玉潤多後昆簪紱繽紛朝暇
貴而尸位玉之珉能守家法斯足珍維公挺生嘉兆甄
鳴岐彩鳳瑞世麟從事大府歷粵閩其職雖卑氣益振
峭直猶如古諍臣得失利害輒屢陳聞民有病眉則顰
浙垣招充幕中賓孰知蘄寇紅爲巾嘯聚山澤動作屯
犯我屬部窺大藩用姓給號令編民殺賊如殺狐兔羣

有功默默不自言大官受降東海濱忽爾跳踉欲舞矜
一叱鼠伏不敢嗔身佩縣章魚懸銀煦嫗扞禦一以恩
設心不讓漢吏循拔彼水火脫溺焚錯之華棖藉錦茵
叅贊宥密待咨詢手持璽書諭囂昏中坐以示王人尊
噉我以利耳不聞括氓搆亂奔狂濶障遏勿使成瀰漫
海桑既變光嶽新携書歸卧丘壑雲執節不仕爲全人
庶幾不負名家孫春秋之高踰八旬儻焉觀化只逡巡
大風挾雨來掀翻士馬雜還向東奔絳紗籠燈光吐吞

騶卒前呵肅靈氛生爲良臣死明神丈夫如斯世罕倫
白石可磨琬琰現史瀛造銘焯墓門石從可泐名弗諼
故韶州路儒學教授曾府君墓誌銘

府君諱順字至順姓曾氏郕國公四十九代孫郕國家
於魯十四傳至都鄉侯據始避新室之亂徙豫章子孫
日盛大江之南言曾氏者皆宗焉又六傳至略遷於臨
川又十二傳至唐沂州刺史司徒生司空洪立司空生
散騎常侍延鐸常侍又遷于南豐生四子長曰仁暉生

志及文照南唐時又同遷臨江新塗縣之吉陽里文照
舉童子科生乾度宋淳化三年進士仕至太常少卿贈
刑部尚書志生易用生侃侃生高安丞斧擢元祐
六年進士第又遷縣之高元里屏山之下生用先用先
生嶽嶽生愿正愿正生翊翊生汝舟汝舟生兼善能傳
黃文肅公榦之學爲時名儒生軍器監簿天麒天麒個
儻有大志常居文信公天祥幕府又從賈丞相餘慶等
奉使於元竟全節而歸則府君之父也府君性警敏自

幼輒有聞時信公之弟文惠公璧來爲郡招府君與其
子文莊侯陞共學陞既秀穎府君能與之競爽其師胡
君端一亟目之爲二俊當宋初改物遺黎故老猶有存
者監簿君日開尊共飲劇談先代文獻府君從旁聽之
有疑則問唯恐其不傾盡諸老爲之嘖嘖愛賞元至正
中程文憲公鉅夫奉詔求賢江南欲薦府君才可用監
簿君止之曾未幾何部使者趙君孟迎以茂才舉署饒
州路儒學錄改袁州陞南雄州儒學正士皆服其化而

爲率德勵行之歸會科目詔行府君欣然應書不利退而歎曰吾能損所學以徇時好哉因不復踐場屋鄉友范文白公惇清修之士也極慎許與憫府君官不充其才會御史銓選廣中力薦之於是拔授韶州路儒學教授未及上吏部已別選遂止賢公卿多稔府君行欲強起之府君辭已而長子受辟爲校官季子以春秋舉于鄉取第五名文解府君喜曰吾何以仕爲乃陶然自放清泉白石間與高人逸士相游樂府君被服儼雅揮麈

談咲皦然如霞外人世間塵土不可得而侵也善鑒定
古器物暨法書名畫每傳玩以爲適或取琴鼓一再行
焚香默坐超然與造物者游一旦遘疾預告終期召婚
友入榻前與之言別意甚懇懇介婦方歸寧命趣之還
既至正衣冠起坐撫幼孫頂曰吾遲汝久矣復東首而
卧脩然而逝實至正七年春三月某甲子也壽七十有
五歛之日風雨晦冥室廬之後大木俱拔君子異之九
年春正月壬寅奉柩塋于屏山麓堪輿家謂不利以某

年月日改葬同里夏方之原府君孝友天至監簿君得
瘡疾甚劇府君泣禱上下神祇夜夢三士告之曰服二
附湯當瘳已而果然歷十餘年方沒監簿君沒大母陳
夫人年垂九十府君懼夫人之哀夙夜祇奉唯恐少拂
其意夫人安之曰吾子雖亡不沒矣季弟甫亂出爲伯
氏後仲姊生四子而夫亡子絕幼茫不知所爲計從父
兄孤子凡三張張無所依府君皆鞠養教訓之使至成
立且歸其產所入毫毛不以私其與人交一裁之以義

郡守李章肅公偶聞府君為佳士禮下之李公後以誣
免官其門可羅雀府君事之益勤別駕高翔其知府君
不下於李公及改守浮梁欲一見府君走書速之府君
即日命駕既相見勞苦甚勤未幾徑上馬出城去翔聞
之大驚追錢十數里且曰公能遠來何遽往如是邪府
君曰既見君子不還將焉求翔歎息而去性尤仁慈振
貧卹匱每不遺餘力臨川姜肅長沙譚志仁盱江王旭
皆顛沛流離數瀕於危亡府君能振之是三人者德之

謂殺身亦不能報云府君容貌魁梧須髯如戟爲文辭
不務鉤章棘句而壹以理勝當是時若吳文正公澄虞
文靖公集皆海內師表每稱府君之賢不少置則府君
信賢矣初監簿君著史學統紀一卷未及成而沒府君
補完之府君所著詩文若干卷因自號唯庭遂以名藁
吳公爲序作者之意今藏於家府君娶義門劉氏克盡
婦道前三十一年卒子男子三人長曰紹唯平陽州儒
學教授次曰斯季曰魯承事郎祠部主事博極羣書而

文辭麗蔚學者師之子女子一人分宜縣儒學教諭聶
景堂其壻也孫男七人曰垕曰基曰釐曰均曰埴曰塾
曰圭女六人長歸某餘未行曾孫男六人曰某曰某曰
某曰某曰某曰某女四人在幼嗚呼聖賢之裔自北而
南者若孔氏之於衢顏氏之於蘇於閩曾氏之於豫章
皆多子孫而曾氏為尤盛紆朱拖紫以顯融于時在在
而是常侍五傳至文定公輩兄弟者出遂以辭章名天
下何曾氏之多賢邪府君之先蓋與文定公同出於常

侍奕世以詩書亢其宗府君雖不獲大用屢司教鐸蔚
爲經師達賢大官亟稱交薦可謂無負於家學者矣府
君之塋翰林待制杜公本國子司業魯君堅既爲前後
撰銘刻諸幽室而魯嘗與濂同修元史寅緣交誼復來
求隧上之文濂聞較德焯勤在古者不厭其詳故爲表
其行而益之以銘銘曰

邨國傳道自孔門遺澤滂濺苗裔蕃有如大江從西奔
支流雖千會一原重珪疊組光燉燉著勲昭德裕後昆

夫君繼之如玉溫嶄然頭角譽彌敷目爲二俊起續緒
三爲人師教道尊書詩俎豆習禮文鄒魯其俗澆爲淳
自內而外本則存大木斯拔風霆掀人琴俱亡海氣昏
學子攬涕爲招魂刻文墓石揚清芬

葉仲貞墓誌銘

代柳待制作

桐廬李驤龍嘗與武林葉禎交禎年三十時從父某來
桐廬爲釣臺山長山長君死禎貧不能歸驤龍爲合錢
予之使賣藥市中以自給禎風神蕭爽不能隨世沉浮

每遇月白風清輒同驤龍買舟泛桐江而下驤龍善洞
簫禎歌古辭扣舷而和之或至忘返蓋飄飄然游於物
外者垂二十年而不知老之將至也禎一日病革憂戚
莫知所為驤龍顧禎曰君非念後事乎有驤龍在君何
憂禎喜力疾起拜曰此膝未嘗下人今不覺爲君屈也
竟不能食三日死驤龍爲具棺歛買地塋焉後一年驤
龍亦卒驤龍之從弟懋哀禎不娶而無子復合禎之所
遺財市田二畝有奇入華林僧院俾立主以奉禎初禎

善爲學不治章句頗喜以詩自鳴翰林學士貫公甚器
重之稍長習吏於浙西憲府部使者欲辟爲屬不就天
歷中有詔粉黃金爲泥書大藏經禎以善書應募法當
得儒學官亦不就蓋禎氣岸多豪一言不合輒徑去故
卒無所成名禎字仲貞武林人無他族屬其世系禎未
嘗言今皆不可知享年五十有四以重紀至元五年五
月二十六日卒明年三月三日葬于玉塢山原去驤龍
之墓不二百步葬後四月懋復爲伐石來請銘昔粵謝

翺以善詩來游吳越間吾鄉巖南先生方公鳳實與之
交翺死無所歸公為率一二友生塋翺于釣臺傍且刻
碑志之其事與驤龍兄弟正相類豈聞公之風而興起
者耶非耶先聖人嘗有言曰死於我乎殯驤龍兄弟蓋
近之矣是宜銘之以詔後之人銘曰

吁嗟葉生胡不恤汝家吁嗟葉生胡不就汝實而斂汝
華使千載之祀一朝而墜豈汝之不自力抑命爾耶幸
有仁人既殯且葬汝已歸骨於此矣予尚何嗟

吳子善墓誌銘

濂之友吳中子善世家婺之東陽自曾祖某祖某父某
咸爲儒至子善益務讀書從里之大儒陳樵先生游初
濂謁先生太霞洞中先生曳杖微笑出迎坐濂於海紅
花下俄呼酒酌濂先生自歌古詩奮袖起舞子善侍先
生側目濂引滿以成先生之樂濂自是得與子善交後
三年再謁先生復見子善時先生年耄重聽或有所問
子善從傍書濂言以對及濂辭先生還子善送至山高

水長處坐石共語依依弗忍去自時厥後久不見子善
聞子善獨奉母某氏居陋巷間雖無儋石之儲曾不少
戚戚動于中每遇明月之夕輒鼓琴以自娛琴已復把
筆咏詩弗輟瀛竊悲之人往往窮則失守有若子善之
爲造物者必能昌之今年秋復求子善而謁焉則子善
之死已三年矣嗚呼天者豈易知耶子善之固窮如是
乃復使之早夭是果何理耶嗚呼悲夫子善通周易諸
家說屢就試有司不中家益貧年過三十不能娶有一

妾為生二子長某五歲幼某三歲子善母死未幾而子
善又死二子蓋惇然可念子善之友張良金韋編蔣偉
器率諸好義者既買棺以歛子善復用羨財贍其諸孤
子善得年四十生於皇慶壬子某月日卒於至正辛卯
某月日以某月日同母葬於縣南二里姜原蓋潘達所
指地也葬一年偉器來謂濂曰子與子善頗交久盍為
銘嗚呼濂尚忍銘吾子善邪昔孟郊歿貧無以葬其友
樊宗師為告諸嘗與往來者經營喪事且以餘貲給其

遺孀昌黎韓文公與交遊甚洽實為銘其墓今觀子善之事固不能盡同其交友之所盡心者則蔑古今之異也瀛雖無昌黎之文又可無一言慰子善於地下也嗚呼悲夫銘曰

孰使子材孰使子窮又孰使子年之不豐彼蒼者天曷其夢夢一氣悴榮或繫其逢我作銘詩以弔其凶以哀其終以揭其封

鄭仲涵墓誌銘

嗚呼自道廢文散之後世之為師弟子者朝離書帷夕
若秦肥之視越瘠比比而是有如仲涵之於予義則師
友情如父子也仲涵之死予寧得不哀乎仲涵初年學
舉子業把筆為文春葩蒲林色澤明鮮而生意津津敷
暢予思仲涵必先登再踐場屋皆不合有司繩尺仲涵
嘆曰吾惡用是為哉乃棄去益潛心秦漢以來諸文章
大家無所不窺亦無所不辨畜之既深發之亦盛商敦
周彝籍以五采五就陳列天祿石渠間人見之者雙目

輒運眩仲涵復歎曰吾惡用是為哉又棄去取羣聖人之經而燭溫之窮其道德性命之秘質於濂洛關閩之說久之充然如有所得仲涵復嘆曰車成矣輪棘美矣不行何以涉於遠道乎益思明體而適諸用母夫人病逾年仲涵保抱扶持終日不離側夜則泣禱于天請以身代忽醫患惡疽不能坐跪鍊藥劑以進膝為生胠夫人病革思食西瓜既食而卒仲涵見瓜終身弗忍食因懸懸念母不置氣鬱結弗舒遂得瞶疾迨居父喪拊

膚悲號絕而再蘇者數四杖而後起服雖闕凡遇諱辰
却酒肉弗御者七日至期哭奠如初喪癸卯之夏諸暨
戍將謝再興以城叛浦陽與諸暨鄰壤訛言寇且至羣
從兄弟皆避地東陽或移金華是年冬寇壓東陽囊橐
皆無遺仲涵時在金華聞之泣盡持所服衣衾往分之
雖身罹寒沍不卹也從弟澧與妻蚤夭三女僇僇然無
依仲涵鞠育盡道各選名胄而配供張之豐逾於已女
仲涵家義居十世族屬頗衆或有疾不擇䟽戚夜必四

三起視遇有死喪急難不顧利害身任之至於周旋事
爲之間條理粲然必期於集且不與人較曲直或以非
理相讓但俯首默受而已其在內之行如此達之於其
外者尤夥也蘄春王烈家燬於紅巾帥其族五十乞食
浙河之右仲涵館之數月而後去同縣騷人貧不能養
母來懇於仲涵仲涵曰吾何無母可養邪厚周之仲涵
負笈從師道遇十餘人襁負其子且行且泣試叩馬則
山水暴溢室廬漂沒欲求給縣大夫不食者日再周矣

仲涵亟傾篋中錢與之村氓王氏患多男子仲涵至其
家聞兒啼聲甚悲蓋氓將溺之於水仲涵為陳父子至
情且惠以粟氓大感悟生之並舍三里所溪流湍悍遇
雨則人蹤絕仲涵造舟渡之金華洞溪其悍為尤甚舊
有石梁久壞而弗葺仲涵捐白金八百一十八銖為倡
衆翕然而和未幾而梁成當夏五六月赤日流金道多
病暍者仲涵設湯茗濟之冬大雪仲涵晨出見寒士衣
不掩脰齒相擊下上仲涵呼酒飲之爇火溫之乃解自

衣纊裘為贈又嘗禱於廟寡嫗困卧廟門無衣愈於寒
士仲涵與妻周窻謀製衣一襲與之凡納交仲涵者無
不曰此古仁人也或又曰其内外行如一者哉仲涵自
試藝不中遂不復有仕進意有薦為月泉書院山長者
仲涵辭不就及入國朝會求賢之詔下郡府絡繹致請
仲涵輒以耳聾為辭已而部使者趙君壽奉旨蒐材浙
水東以薦紳交譽力迫仲涵就道仲涵冠帶謁君辭意
惓惓君察其誠也不敢強仲涵稟賦孱弱雖癯然若不

勝衣而其精神緊峭矩度峻整人莫不親而愛之其於
倫品之間驪然相聚睦然相惇有如春風流浹不知泰
和之襲人也性雖好施與絲毫事必咨稟於長者不敢
私奔走兵燹中人見其袖二書以行頃刻弗少離及事
平還家取而視之乃宗譜家範也仲涵所著書有遂初
齋稿十卷續文類五十卷藏于家嗚呼仲涵之死予安
得不哀乎初予讀書浦陽山中仲涵即從余游先後十
有餘年予初無益於仲涵而仲涵之相助余者恒多時

予執經山長吳公待制柳公侍講黃公之門仲涵每侍
予往拜三公見其文亦以遠大期之自時厥後人事不
齊不聚首者數載及予赴召總修元史與仲涵約曰子
非青年矣予春秋亦漸高行當俟汰而歸與子婆娑一
丘一壑間聖賢心學之秘尚相與窮之史事雖畢復待
罪禁林留南京者四年仲涵忽不遠千里來見且申前
言予諾之而未及踐豈意仲涵先予而逝乎仲涵之子
楷自為狀來求冢上之銘其詞纏綿悲愴尤足以動予

之哀思每一讀之淚潜然下所以久而不能成文雖然
予於仲涵忍不拭淚而言乎昔者徐仲車以孝行著稱
惜以聾廢而仕不大顯君子以節孝謚之今仲涵之事
無愧仲車者也宜私謚以真孝處士勒石墓門而埋予
文墓中庶幾少慰仲涵於九泉之下乎仲涵姓鄭氏淵
其名也其先世遷徙之詳見譜圖記曾祖德璋宋青田
尉祖文轟父鉅母周氏配室即周寓生一子楷也以文
學稱女二一適呂堂一未行孫一燿生於元泰定丙寅

九月十三日卒於今洪武癸丑正月十一日壽四十八
以其年某月日塋某山之原禮也銘曰

質珪璋兮締繡文既嫿麗兮又栗溫宜參雅樂兮獻明
庭胡淪巖穴兮鏹其英匪進則退兮道之常保家肥兮
譽彌章民同胞兮勢弗殊使我心惻兮軫寒與饒少微
煌煌兮雲掩之陰雲英英兮又不能霖何前古兮後何
今思美人兮涕泗沾襟

東陽貞節處士蔣府君墓銘

府君諱玄字子晦別字若晦姓蔣氏初周公庶子伯齡受封于蔣子孫氏其國在漢居杜陵者最著兗州刺史詡尤有名詡四世孫山亭鄉侯澄徙居義興之陽羨澄七世孫樞仕晉為吳郡太守復南徙台之仙居唐末五季之亂樞裔孫勛避地婺之東陽仕吳越錢氏為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兼御史大夫遂家焉府君蓋其後也曾祖諱天虞宋紹定中入粟佐邊授迪功郎祖諱沐元南康路建昌縣主簿父諱吉相少個儻負氣嘗事仁

宗于東宮擢典用監知事出為襄陽路穀城縣尉以卒
府君生于燕都兒時嶷嶷嶄嶄不妄狎笑八齡就師讀
書終日據案端坐未嘗旁顧其師竒之使察諸生怠肆
者諸生畏憚斂戢莫敢譁年十六侍穀城之官杜門絕
賓客不交晝夜攻學母夫人閔其勞節膏油不多與俟
母寢以衣衾蔽牖而誦夜叅半乃已穀城蒞官剛嚴府
君因事進諫多所匡補出遇其吏民恂恂退抑人不知
其為尉子也既冠而歸時許文懿公謙以道德為學者

師府君從而受其說識悟過人辨析精確內涵外飭日
超月異先輩皆自謂不及然府君務見躬行以禮齊其
家奉先祠謁拜祀奠取朱子所修儀文行之歲時率族
人祭始遷祖墓祭畢序長幼列坐告之親睦之道屬之
近者朔望必會貧者歲周以兩月之粟修建昌所創義
塾延師儒教其子姓至於鄉人每歲冬至殺牲置酒會
長老俊人行鄉飲禮府君為之講說嘉謨偉行使聽之
曰為父兄弟當如是鄉民莫不化服細民寡者貸以

粟不取其贏待以炊者常數十家東陽多宋貴臣族民
藝其田者既入粟半復畝徵其絲民頗苦之府君倡其
鄉人曰君子以養野人柰何厲之遂罷不徵人用是德
府君稱其善不虛口遇事無大小皆立決不形於謀議
所為輒出人意表初延祐中惡少結邏卒誣平民為偽
鈔破其家意府君儒生可侮以語撼之冀得賂乃止府
君怒走白大府逮惡少寘于法害遂絕由是宿豪文吏
搖手相戒不敢過其門府君益刻苦為條法使後嗣可

守室廬械器皆預為數世計各極其精善人服其才而惜其不獲施于世也府君饒於資產脫去華靡習聚書萬卷致力其中著四書箋惑大學章句纂要四書述義通若干卷治平首策二卷學則二十卷韻原六十卷府君懲士習淪於時俗獨製古冠衣服之揖讓步趨必以禮法人望之神情夷朗如逸民高士及即之則雍然和與之語出仁入義愈久而愈無窮年四十有七以至正四年六月辛酉終於家學者私謚貞節先生十二月壬

申墓縣南乘驄鄉御史里馬塢之原娶葛氏宋叅知政
事端獻公洪之玄孫子男四人大同興宗嘉亨允升女
四人適葛實李觀及東陽儒學教諭李思文其一蚤卒
孫男十人昭暉旭暉昇昱昂昂景杲孫女二人適許益
亨鄭格曾孫男五人鈞鑾鏞鎮其女三人允升嘗從黃
文獻公潛遊有文用薦者授慶元路儒學正早死而二
次子亦繼卒獨大同存善承其家學以故國子祭酒許
元狀來請銘余未壯時嘗拜府君子家炙其言語儀貌

儼然成德人也。蓋今四十年而余亦老矣。銘烏敢辭。銘曰

栢之九九或朽于山堂之巖巖。或病于顛天產其良。不需其完人愠以咎我。恬以安探聖之源。揚道之濶。不諧一時千載之傳。

鄭檝墓誌銘

浦陽鄭檝少凝慤寡言能暗誦易詩書論語孟子稍出為詩歌可觀。先生長者能之為加布其首字曰叔通年

二十至正丁酉三月辛巳以病熱亡四月癸酉葬仁義里三角山其父瀟哭之慟來謂予曰檇也幸從先生游先生謂為可教竊意其能亢吾宗今不幸死矣先生儻不死之盍為銘予聞亦哀不自勝為著銘曰

父母生子孰不欲望其成矧如檇之秀穎者乎今未出弱齡而遽實魄泉下可悲也哉可感也哉

唐思誠墓誌銘

嗚呼吾思誠其死矣乎吾婺稱東南文獻之邦十數年

來故材已實而新秀未出所以承前而引後者當有其
人而思誠其可死矣乎嗚呼初漁年十九時來書游城
南識思誠於玄暢樓上思誠長漁僅三歲漁見其斂容
端坐辨嚴光陶潛優劣歷舉傳中語而以義裁之袞袞
五千餘言漁雖慕之意思誠或致力於斯故知之為獨
詳他固不能皆然也自是以來日與思誠親當風氣驟
暘賓客滿坐或觸其談鋒而思誠岸幘傾吐愈詰難愈
見不可窮有來求詩若文者肆筆而成不事塗竄如春

雨方滋宿藹雜芳不擇地而發思誠未始有自矜意且曰文以達吾言何以工為濂益慕之然猶謂思誠信竒士世之敏洽者將能之而未知其充積於已者果何如也後五年濂從淵穎吳公游越而思誠以廉訪副使暢公之聘講授淮陰思誠搜剔經髓意融而言隨之聞者爭聽戶外之屨常滿一時寓卿若辨章左公翰林承旨張公叅知政事韓公皆忘其勢與思誠交聲華張甚及思誠自淮陰還會濂客錢唐上思誠竭屢來訪濂欣甚

出醇酎與思誠飲。爇火夜宿，相與辨諸子。是非凡九十種餘。及僻隱緯候之書，又數十家。濂時血氣未衰，尚能記憶。思誠各歷舉疑以問。濂頗歷誦其文，而對思誠，抵掌於几曰：「君之精博，一至此乎？」吾每見君言，訥然不能出諸口，又何善自閔藏而文采不露乎？吾之彊記不下於君，第恨無書可誦。陳氏書錄之所記者，吾唯能了其三之二耳。濂聞思誠言，遂以所疑者反質於思誠。思誠荅之如撞巨鍾，隨叩隨應。嗚呼！自科舉之習行為士者，

趨辦目前一遇有問舌柱齟不得發孰有髣髴如思誠者乎而思誠方耻以自名又曰吾學不徒博徒博陸澄之書厨爾吾則藉之以窮理而施諸事也濂極慕之始知思誠之學期明體以達用而非獵襲以給談辨者也後十年濂既歸隱小龍門山飲水著書以樂先王之道不復與世接而思誠用部使者之薦擢金華縣教諭丁外艱不赴再遷衢州路學錄亦未及上忽創發下體太熱如蒸焚已而增劇遂卒時至正丁酉八月十七日也

濂方避兵勾無山南思誠之沒不及知暨知之思誠誠之骨已入土久矣濂奔走西東弗能絮酒一酹墓下思誠之弟懷敬奉門人徐孳狀以墓銘為請嗚呼濂其尚忍銘思誠乎思誠幼而穎悟未就師傅已略能誦詩既長受業于文懿許公不出戶者十有餘年而所造極深六經百家之說無不究之雖名物度數之微亦皆訂覈其同異大抵其學以濂洛諸儒為宗故粹然一出於正武威余公持節海右深慕思誠之學特傾下之余公善

大篆或請書揚雄九州箴者余公不知所出思誠曰此
載在古文苑即援筆寫之後覆以其書不差一辭余公
為之驚服思誠天性孝友處已接物簡易平直無矯情
之行自幼至老劬書不厭善字學得虞伯施之法嘗手
錄諸家異書亡慮數百卷又凡所讀之書輒撮其諸凡
而附之以論辨名曰破萬總錄錄一千卷外有六經問
對若干卷鈎玄集若干卷書學指南若干卷存齋雜稿
若干卷皆藏于家思誠諱懷德思誠其字也姓唐氏唐

為金華著姓宋南渡後擢進士第者十有七人其與鄉貢舍選及曹試童子科者莫可勝數而傑然出乎其間者世稱說齋先生先生諱仲友天分絕人書經目輒成誦遂以學行名天下由紹興甲戌進士中博學宏詞科召試館職累遷著作郎迭守名藩更秉使節終官朝議大夫思誠先生七世從孫也人竊意思誠問學之富似無忝於先生君子之澤其未艾也當於思誠乎徵之孰知一文學掾之祿有不能食況望如先生烜著於時乎

此瀛反覆嗟悼而不能自己者也雖然先生之名其垂之於今者以學不以位也位勢之隆可行志於一時學術之殷則遺芳於千載今思誠雖死於困窮而其所著書具存其不與形俱亡者固自若也惡知後之人不以稱先生者稱思誠乎瀛又何悼焉姑歷序相知之次第以告世之知思誠者思誠曾祖欽祖津父琰孫皆不與仕籍卒年五十有一娶金氏五丈夫子升賁晉恒震女二申成汪道演其壻也孫男三道堅無逸梓材墓在縣

北婺女鄉之陽岡以其年十月某日墓銘曰

孰為嶢嶢而不昭昭孰為詵詵乃復煢煢二氣糾紛莫
知其門有遺者文燼乎霞氛訇乎霆奔不泐以堙不軋
以髡後千百齡其永存

徐夫人墓誌銘

婦德以柔順為美然以之處常可也苟無堅凝之質事
變臨之其能自立者鮮矣故持之以堅貞行之以柔順
斯足以為賢婦偏一則有虐忘縱佚之失焉若徐夫人

者其備婦德者乎夫人姓余氏衢之開化人年二十適

邑士徐君安越十三年生四子徐君死舅姑皆老家莫

為主貲產頗傾蝕夫人日奉羞膳升堂問體安否退則

率媵妾治絲纁麻枲歲時機杼之聲聞于鄰里衣服諸

子務臻華好青袞綵衿少長疑闕

人不知其為孤年

七八歲委之於學慈嚴兩至責其成績由是諸子咸為

善士而家迄以成舅姑相繼壽終治喪塋以禮鄉人暴

强者皆畏其能莫敢凌犯教女語婦必以夫人為則年

七十有八以洪武九年七日卒于家二十三日葬于清源里西村之原三男曰祿可詵一女適某孫男五人玄生林璣桂生以國子生擢給事中來請銘銘曰

柔順為德斯婦常濟之堅貞家乃昌執偏或墮弱與強二者維全保無爽猗徐夫人婦之良喪夫秉志事尊章內外屹然禮義防躬親織紵靡怠荒家政浸修貲大穰男治書詩女衣裳壽彌德備名譽彰孝孫刻銘闡幽光卓哉婦則垂無疆

故朱夫人戚氏墓誌銘

夫人姓戚氏諱某字某婺金華人宋朝奉郎知袁州事如璠之曾孫從政郎廣德軍司法叅軍宋祥之孫貞孝先生紹之女年若干歸義烏朱君元踰若干年喪其夫三子皆幼時宋亡為元盜起旁縣焚廬舍剽劫家單甚夫人艱勤悲悴事舅姑無怠容遇諸子有恩而嚴少子嘗戲取人一鷄卵夫人怒曰是乃所當取耶笞而責還之稍長遣從許文懿公游督教愈於夫在時粥釵釧資

之俾無勸懈父老病殊殆迎以就養烹藥進食不寐者
三月留十年乃終不以喪葬累兄弟出私貲為具女兄
歸朱氏蚤死夫人育其三孤兒長兒亡又撫循其男女
為擇名族嫁娶族女貧不能行者必以貨助窶家得子
多溺死以倫理訓誘俾勿溺資以粟帛里中人德夫人
如慈母夫人與娣姒和視娣姒子猶己子御媵婢仁而
威聞夫人謦欬咸肅畏謹者止惰者執業以俟久而知
其可事多終身不忍去夫人春秋既高三子冠裳翼然

鬚髮頽白升堂奉觴以次為壽諸婦孫男女數十人列侍左右懽愉竟日年八十時嫻連賓客慶問者以千計夫人讀書史為人言皆有詞采可稱述壽八十有七猶康彊不衰旦起盥櫛召子孫來前曰吾殆死矣就枕熟寐日晡遂卒至正丙戌五月九日也十二月某日遷朱君之柩合葬某里東山之原三子長曰震亨有學行人尊之曰丹溪先生次曰巽亨次曰蒙正皆善士孫男五人嗣衍嗣洪嗣紀嗣湜玉汝孫女十人皆為巨室妻曾

孫男二人文栢文据女子三一適人其二在室夫人卒
三十五年嗣紀以狀拜泣曰夫人於朱氏為賢母宜得
銘余曰嘗聞丹溪言信然丹溪學可師法觀丹溪可知
夫人賢觀夫人其子之賢益可徵余奚由讓銘曰

詩稱賢知多本母氏史傳子興三遷是紀仁猷義訓與
性皆成導之為善川赴木升少闕其端愈長滋戾曷若
夙教圖難於易有儒丹溪行介德方匪惟師承惟母之
良祇率慈惠具有典則尊章歎咨遐邇遵式黃髮朱顏

眉壽樂康環珮紳綈秩其盈堂善慶孔多澤則在後後人勿忘碩儒之母

故王母何夫人墓誌銘

門人王綬喪其母夫人何氏衰衣稽顙求造墓隧之文予與綬之父翰林待制君學為同師官為同朝揆義不可辭夫人諱妙音嫠之義烏人大父仁父智母傅氏父早世傳厄于窮重醺金華俞氏俞故名閭夫人隨母鞠其家逮長大父器之撫其頂曰是女柔嘉其凡子儼耶

時同里初齋王府君良玉家居講授受業者百人大父
為夫人擇配環視諸弟子心自計曰無有出王禕右者
禕即待制君府君之仲子也府君揣其意乃命行媒相
知名片言成姻夫人既歸事君舅君姑甚恭待娣如壹
以和勝三族競誦其賢待制君方從黃文獻公學絕不
為家謀夫人挺身任之不以一髮貽其憂待制君能以
文辭鳴海內者夫人之助為多待制君出佐方州入官
禁林恒挾少房與俱夫人安之謂世之當然自後待制

君持節諭西南夷六載不返夫人攻苦食淡焚焚然與
二子綬紳居歲時具牢醴祭王氏祖若禰奉卮酒前酹
命二子拜後曰我王氏老主婦也禮則宜然聞者為悲
之夫人訓二子成人且為授室抱二女孫宜定宜亦許
適子孫恂夫人猶日治絲枲不廢經畫內政斬斬中度
雖偉丈夫有所不能由是家寢裕然以待制君久未還
積憂成疾羣醫不可藥紳盡為心傷亟剖股作糜以進
竟不愈洪武十年二月十一日遂歿壽五十六其年十

一月二十八日葬于縣南崇德鄉青巖里之象鼻岡禮也嗚呼若夫人者其盡為人婦為人母之道者乎銘曰夫學方弘婦德維貞同聲而相應也鷄號而興絲枲作朋克勤於內政也青燈宵明顧影惻惻能安於義命也國史著銘焯行幽局欲其辭之稱也

故金母翟氏夫人墓誌銘

洪武乙卯七月三日故金母翟氏夫人以疾卒于南京之寓舍壽七十六卜以其月二十四日奉柩還葬故居

無為州巢縣之橐臯鎮其子朝興既備書卒塋歲月刻石以寘玄堂復介予友錢顥狀其羣行請立銘於墓門按狀夫人世居無為州城偃月池上今遷於橐臯父大成巢縣稅務副使母徐氏夫人自幼溫醇莊重嶷然如成人父母有命毫髮不敢違事姊若兄亦盡其愛敬之道故一家奇之皆言慎擇所居不可與凡子年十六始歸同縣金君斗輔今封鎮國將軍僉大都督府事夫人既歸孝養舅姑甚至婉愉其容色唯恐有拂其意晝食

之間未饋食不敢先飯或遇有疾具鼎烹藥齊嘗而後
獻其於四時祭祀之禮尤謹祭器必親滌濯瀕祭心存
目著儼乎若有覩者助鎮國公以節儉植家凡為伉儷
者六十年相敬如一日未嘗以片言相加遺人以為難
遇諸內外嫺族一循禮節若鄰曲若僮媵亦皆有恩惠
故稱夫人之德者無間言生子男四人長溫次良次恭
皆先卒季即朝興驍勇而有謀當元季兵亂四海鼎沸
歲乙未從皇上渡江與諸將削平江東取淮淞下湖湘

定中原收西蜀十五年間與有勞烈遂由同知振武衛

親軍指揮使司事陞為本衛指揮使階昭勇大將軍改

鎮國將軍僉大都督府事於是司勲援例上聞夫人致

有今封鸞誥貴臨人皆為夫人榮不幸以一疾終嗚呼

夫人其飭躬也儉其奉上也孝其事夫也敬其迪子也

嚴其使下也惠五者備矣其無愧婦道母儀者乎銘曰

葆貞則兮循天經叶篤孝敬兮奉尊章親滌濯兮慎烝

嘗事夫以敬兮終身不爽叶子為武臣兮從征四方斬

將褰旗兮紀功太常鸞誥自天子燁其寵光夫人雖歿
子令名不亡橐臯之原兮山秀水明叶太史作銘兮薦
此石章

故寧海郭君妻黃氏墓誌銘

天地之間為人倫之綱者有三曰君也父也夫也君統
臣父統子為綱固宜妻與夫齊亦以繫之者何蓋夫者
婦之天婦能尊夫夫能統妻則倫紀修明而家政嚴飭
不然則反目之禍作而數諸之事起矣其有生能敬夫

如賓歿而服喪若父者孰不謂之賢哉予於寧海黃夫
人之事不能無所感也夫人諱珍生有淑質父某與其
母王氏絕愛之年十八歸同里郭君仁壽夫人尊之甚
異動靜必遵稟而行毫末不敢欺內外諸政率皆親蒞
雖甚勞勩弗憚君好賓客朝夕酣觴淋漓談辨以為適
家單不能備物夫人極意營集不使知窘澁之狀君一
日入台城歿於旅邸夫人聞之慟絕者數四及靈車至
庭撫棺一號遂暈眩仆地幾欲無生以湯藥灌之移刻

乃蘇治喪一循古禮布苫柩側取石為枕不解衣而卧者三月石有稜當枕處肌肉成創創液浸淫其子泣爭欲以木易之不許三年弗御酒肉柴毀骨立與人言則曰未亡人未亡人未嘗有愉色或曰孝子之喪父其有過於夫人者乎或曰夫人之事夫固至矣其於君姑君舅殆有過無弗及焉事舅姑固孝矣其在家也善奉父母亦有過無弗及焉其後父母無子而終相夫卜宅兆瘞之哀慕至老不衰若夫人者豈古之所謂無愧人道

者非邪嗚呼位極三旌有不足榮也祿盈萬鍾有不足貴也名傳四裔有不足多也此權勢者可僥倖而致也惟夫制行可以厚人倫可以移風俗古今人莫不多之貴之榮之亘天地始終而不可泯也其不可泯者非有增三綱九法之重者乎夫人之事烏可使之不傳乎夫人壽五十六卒於洪武己未正月二十三日以其年某月日葬於某山生子四彌遠濬俊女一適傅士常孫三女二予在京師濬為太學生嘗從予游以文學知名于

時濬來請銘銘曰

振其綱萬目乃張卑尊而有常庶各循乎降衷叶苟反
于斯維家之殃懿哉夫人厥德允威可以重彛倫而樹
世防彤筆煒煌特以昭其藏

陶先生妻喻氏墓誌銘

嗚呼是惟當塗陶夫人之墓夫人馴德淑行自幼出天
性父母異之曰是女也良非凡子配也慎選久之始嬪
同郡陶先生安姑徐氏方毅以禮束羣下不可越尺寸

鷄始鳴夫人往候起居察顏色薦羞能獲姑心姑病皇
皇不自寧力苟可致無弗及者暨卒先生適以使事留
淮夫人襲歛殯奠無違度晝夜慟幾至傷生人稱為孝
婦先生沈涵道藝以千載自期夫人恐以家汨其志凡
內外政皆身服之不以勤先生先生之名聞于江南者
夫人有助焉先生舉進士州人士無少長咸賀夫人不
喜色或怪之夫人曰夫君所滋者德爾名非所急也及
為校官問道考德者接武而至夫人則館之如未嘗貧

春秋之祀盛服事滌濯不役媵御及祭升降周還精誠
迫至若欲見之恒居不施丹鉛不服金鈿翡翠綺綉物
後其家雖盛夫人處之猶前貧時女弟四皆適閭右族
歲時來歸各為靡曼飾相夸漫夫人唯御常服充充無
歎容喻宗諱曰是祇專靜嘉者也諸婦今得師矣人稱
為令妻訓二子動靜必以學稍涉豫怠正色訶勵之偶
見奕器于甌怒曰此牧猪奴戲耳汝為名家子亦復爾
耶畀之火二子因惴慄自持遂以學聞人稱為淑母先

生將移家秣陵夫人不忍獨其母且虞有兵禍力迎與俱母以耄年辭夫人泣曰世道方棘唯高城深池可倚耳母從之其族果及於難人又服其有先識云夫人諱德常字可貞姓喻氏喻為當塗名門曾祖某祖某父汝政母梅氏二子則晟昱也孫一壩壽四十七以某年月日卒卒後十日權厝江寧縣陶家山之原嗚呼自先王之教不行公卿大夫多涼德以名勢相銜以利祿相媒頽波滔滔日流而弗返况所謂女婦乎有如夫人羣行

之美可為女師可為女範蓋於古而無愧者又何可少也昔劉向傳列女八篇一事之善唯恐泯沒無傳使夫人生丁其時名有不著者邪銘曰

夫人之行柔且則饋祀潔齊家政飭補紐澣濯亦盡職紛華非御食儉德內外順治夷以懌粟而能剛類主璧羣女從之視為式壽年不遐聞者惻先生祿位日赫艷玳首錦囊書五色龍光當臨賁幽室史氏作銘示罔極



文憲集卷二十

謹案第十頁前一行呼都克婁斯舊作忽都魯沙

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助教臣金學詩

謄錄監生臣馮堪